

# 高原上的骑手

ཁ་གསལ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  
康巴作家群书系（第三辑）



མཁའ་འགྲུབ་ལྷན་དྲུག་གི་སྒྲིག་ཁྲིམས་  
康巴作家群书系（第三辑）

# 高原上的骑手

才仁当智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原上的骑手 / 才仁当智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-7-5063-8062-1

I. ①高… II. ①才… III. ①诗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9614 号

## 高原上的骑手

---

作 者: 才仁当智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翟跃飞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72 千

印 张: 13.5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062-1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编委会

|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总 策 划： | 丹 增  | 阿 来     | 邹 瑾  |
|        | 刘成鸣  | 文国栋     | 阎 柏  |
| 策 划：   | 益西达瓦 | 才让太     | 黄政红  |
| 编委会主任： | 相 洛  | 王秀琴     | 鲁永明  |
| 副 主 任： | 葛 宁  | 马铁峰     | 松 涛  |
| 执行副主任： | 拥 措  | 阿夏·彭措达哇 |      |
|        | 格绒追美 | 龚建忠     | 阿布司南 |
| 成 员：   | 李琴英  | 才仁当智    | 尹向东  |
|        | 雍 措  |         |      |

## 为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序

阿来

康巴作家群是近年来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的作家群体。2012年和2013年，分别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第一辑和第二辑，共推出十二位优秀康巴作家的作品集。2013年，中国作协、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在北京联合召开了“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”，我因为在美国没能出席这次会议。今年，康巴作家群书系将再次推出第三辑，近十位作家的作品。这些康巴各族作家的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，但我个人认为，若干年后回顾，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
康巴（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、西藏的昌都地区、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）这一区域，历史悠久，山水雄奇，但人文的表达，却往往晦暗不明。近七八年来，我频繁在这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，无论地理与人类的生存状况，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：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，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，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，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。直到两百年前，三百年

前，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。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，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“他者”。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，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，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。但“他者”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到差异多，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致于“怪力乱神”也不乏其人。

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：他们自己的生存感。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。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。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。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。因为地域，族群，以至因此产生的文化，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，才得以呈现，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。

未经表达的存在，可以轻易被遗忘，被抹杀，被任意篡改。

从这样的意义上讲，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。

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。感性与理性的认知：观察、体验、反思、整理并加以书写。

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。

人在观察、在体验、在反思、在整理、在书写。

这个人是主动的，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。

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：自然环境中的，生产关系中的人，族群关系中的人、意识形态（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）笼罩下的人。

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，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，人的地位过于渺小，而且过度顺从。

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

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。我曾经有一个演讲，题目就叫作《不是我们走向世界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》。所以，康巴这块土地，首先是被“他者”所书写。两三百年的过去，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。其中的一部分人，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，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，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，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，于是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。

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我才讲“康巴作家群”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，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

这种书写，表明在文化上，在社会演进过程中，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，这是精神上的“觉悟”者才能进入的状态。从神学的观点看，避世才能产生“觉悟”，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，所以，入世也能唤起某种“觉悟”，觉悟之一，就是文化的自觉，反思与书写与表达。

觉醒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人。

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，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，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，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。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，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，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。

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。

所以，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，文学是大道，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。

也正由于此，我得知“康巴作家群”书系又将出版，对我而言，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。在康巴广阔雄奇的高原上，有越

来越多的各族作家，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，来书写这片大地，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，前所未有的生活，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！

文学的路径，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，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，较之于“他者”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，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。因为，文学不是自树藩篱，文学是桥梁，文学是沟通，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。

(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)



## 高原上的骑手

### ——才仁当智诗歌之序

唐 力

2014年7月，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第五届“青春回眸”诗会在享有“中华水塔”之誉的三江源头玉树州举行，同期举行还有第二届唐蕃古道诗歌节。汉族和藏族优秀的诗人，会聚在江河之源，名山之宗，相互交流、学习，共同感受高原的文化、风物，每一位诗人都获得了全新的体验。在这里，我有幸认识了长期在四千五百米高原上工作、学习的当地诗人，他们自觉传承本民族的诗歌传统，像草原上数不清的格桑花一样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母语，或者用汉语抒写心灵的真实，描摹高原的风物，展示出独特的文化与气质，诗人才仁当智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。

在这次诗会中，才仁当智穿着民族服装，跑前跑后，联系、协调活动事宜，照顾诗会的成员，乐此不疲。他以感性和直观方式展现了藏族同胞热情好客、善良淳朴的性格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诗会论坛中，他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诗歌创作经历。自大学时代在《西藏文学》上发表处女作《蘑菇》之后，他就开始了一边喝酒、一边写诗、一边工作的生活，二十多年白驹过隙，一晃而过。他写下的诗歌有五百多首，但是由于没有刻意保

存，现存的只有近年来发表在青海省报、省刊和本地报刊上不到三百多首诗歌，他一边写，一边扔，直到玉树州成立文联后，才有了收集的念头。按照青海著名诗人昌耀的话说，他是一个“没有出过诗集的老诗人”，今天这本集子，作者精心挑选了八十余首诗歌，结集成册。诗集诗歌不多，但耐人回味，余音绕梁，殊为不易，值得祝贺。

诗人才仁当智善于在特定的历史空间抒发心灵的感悟，擅长运用本民族独特的艺术手法，歌颂真善美。作为一名20世纪80年代青海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出来的大学生，他充分吸收了中外各族诗歌的营养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他工作以后写的诗歌，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，诗人敏感的嗅觉和感悟，都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。有些作品别开生面，他以全新题材、全新视角，诗意地呈现出高原的地理风貌，高原人民的生活，别开生面，应该引起诗坛的关注。总体来说，我以为才仁当智的诗歌有以下三个特点：一是情感上真情实感，二是形象上具体生动，三是结构上匠心独运。

真情实感，我诗写我心。在2014年《诗刊》9月号上半月刊上发表的《城市印象》就是突出的代表。正值青春年华的作者，对于爱情的渴望，唯美的追求，无奈的结局书写的淋漓尽致，朦胧的意境，含蓄的情感，动人心弦：“站台上\橘红的灯光笼罩匆忙的人群\时尚的女孩\行色飘忽\拉着一个红色的箱包\火车徐徐晃动\留下孤独\留下站台\留下喧嚣\又驶向深邃幽暗的远方。”如果读者用心细读，就会自觉置身于国门打开不久的记忆中，人们渴望外面的世界、外面的生活，而外面的世界和生活中，人们到底要追逐什么呢？而作者把这些巧妙地浓缩在这个“站台”上，站台的色彩绚烂“橘红”，理想“行色飘忽”，列车

“徐徐晃动”，潘多拉盒子一样的“红色的箱包”里到底装着什么呢？是一个女孩子的日常用品，更深的含义则是，里面装着这个时代的追求、特点、习性和别外洞天。至于“孤独”“喧嚣”，都交给“深邃幽暗的远方”回答。

形象具体可感，引人入胜。《四月的爱情》是作者读了外国油画一首情诗，并结合自己的感情遭遇而写，作者试图通过对这幅画的描述，宣泄内心的痛苦，显得真实而又凄美。“幽暗的花园里/落魄的男人跪在天使面前/亲吻搭在矮墙上冰冷的曾经温柔的手/她偏着头/眼睛里是不被打动的离开/长长的头发没有一点同情的弯曲。”这些文字，从一个侧面揭示，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美满的，自古到今“轰轰烈烈”的爱情没有一个不是“断肠人在天涯”，没有一个不是“怆然涕下”。作者的另一些对亲情、友情的眷顾的诗，表达自然，情感真挚。在《父亲，让我接你回家》《官灯》《想念诗友》《写给草原上的老人》《索南达杰之歌》中得到了较好的展示。在《父亲，让我接你回家》中，作者带着父亲走过峥嵘岁月和故土，有平缓的思念，也有突起长啸，一个令人尊敬、敬佩的“父亲”，栩栩在诗，是缅怀亲人诗歌中难得的佳作。

三是结构上匠心独运，意味深远。诗人是高原的骑手，他立足高原，立足本民族的生活，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，就如一位剽悍的骑手，驾轻就熟。在民俗风情方面，《秋冬之交》写的是高原藏民秋冬之际准备“肥秋宰牲，储食冬春”的生活画面，有细节性的叙述，也有哲学高度的定义。有对风俗的介绍，也有回、藏民族相互依赖、相互发展的美好画面。这里我想重点提的是这本诗集中的《一个骑手的诞生》。这首诗写的是一个本来不是骑手的“睡眠惺忪”年轻人，懵懵懂懂、糊里糊涂地成了一名草原骄

子、雪域骑手的例外过程，反映矛盾中的例外现象，从而给弱勢的物种及群体希望和出路。在这首很短的诗篇中，安排了两个宏大的主题，相互交织缠绕、冲突，语言生动，充满力量。一个场景写动物之间的生态法则与例外，另一个场景写人与动物间关系及例外。“一匹青色的公马/冲出马群/昂首奋鬃/响鼻如炸雷/跃起前腿/肌肉挺括/圆臀抹油似的发亮/嘶鸣如流星划破长空。”结果唤醒了整个马群的愤怒，唤醒了它们的斗志，“马群瞬间沸腾/蹄声咆哮杂沓/如雪崩如滚石/奔腾如激流漩涡/筑一堵尘土之墙/始有雷霆般的节奏”，并由此开始英勇的抗争和肉搏，“头狼激怒/公马腾跃而上/奋蹄溅飞发着绿光的眼球/另一头公狼脊梁断裂”，最终使贪婪的狼群“拖着毫无尊严的后腿遁去”。这首诗的意境铺设独特、优雅，夜晚、明月、冷霜，在宁静中暗潜的危机。场面激烈、动感，结尾呈现立体的画面感。

诚然，诗歌创作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个体行为，但是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生活的作品，高原的诗人还要勇于展示自己，与外界交流、学习，相互借鉴。值得欣慰的是，玉树高原近年来成立文联、兴办《康巴文学》《玉树文艺》《三江源报》《新玉树》等报刊，举办地域特色浓郁的唐蕃古道诗歌节等活动，文艺的平台已经搭建，但愿在不久的将来，高原的诗歌像格桑花一样，开得更加灿烂，更加明媚。

## 一个骑手的三支长歌

刚杰·索木东

因为一场劫难被世人熟知的青海玉树，也就是藏地康区的巴塘草原，2004年7月6日的晨曦中，两条吉祥的彩虹，让应邀参加第五届诗刊社“玉树·青春回眸”诗会暨第二届中国·玉树唐蕃古道诗歌节的诗人们，无限惊叹于高原的神奇。那是一个殊胜的日子！

在这次活动中，我有幸遇到并结识了才仁当智。他是一个生活经历丰富、命运多舛却又保持积极向上进取的人。他小时候在甘南生活，在拉卜楞寺的后山白石崖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，在海南州、西宁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。而真正的人生却在康巴大地上开始：在最边远乡镇索加乡当秘书、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和索南达杰一起当藏羚羊的守护人，在州府结古写州志，拔掉针头参加抗震救灾、监督工程质量……他精力充沛，对诗歌的痴爱一如当年，工作之余佳酿陪伴，激扬文字。他的诗歌念念不忘童年的乐园，雄鹰起飞的岩洞，祖母的怀抱里受到了民族文化最初的启蒙，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坚定了安多娃一生的志向，在民族大学神殿里架构起诗歌的筋骨，宽容善良无私的康巴人民又塑造了他坚

忍不拔、感恩奋进的灵魂。

后来，他给我来信，说“康巴作家群书系（第三辑）”要出他的诗集，嘱托我一定给他写个序。因为自身的文学修为和理论架构几乎为零，我自认还没有为人作序的资格。可他无比谦恭的语气，让我觉得拒绝就是一件十分不义的事情了。

细读他选编的三辑八十余首长长短短的诗歌，也就真切体味了一个中年男人，数十年来对诗歌的忠诚守望。他给自己的诗集取名《一个骑手的诞生》，我从中读出了一个从安多奔波到康区的骑手，执着吟唱着的关于亲情、故乡和大地的三支长歌，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。他的诗歌就是“故乡的恋歌，青春的顽疾，情亲的长啸，愉快的流浪，痛苦的嘶鸣”，羸弱的外壳通透强大丰富的内心。

### 一支亲情的长歌

很多人认为，粗狂、热情、浪漫是藏族人的群体特点，因为他们在青藏高原上更多听到和看到的，是爽朗的笑声和自在的身影。其实，我想说的是，趋善、隐忍、向上才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，才是这个高原族群，在离天最近的艰苦环境下能从心底里微笑和歌唱的理由。

这一点，在才仁当智的诗歌中也毫无例外地得到了诠释，他的诗集中，《阿妈的青稞地》《母亲的心》《当义务质监员的阿爸》《父亲，让我接你回家》《玉树、老人、黄昏》……这些诗章都在歌颂父母，都在叙写亲情，但是又升华和超越了亲情。

他笔下的阿妈，是“小气”的阿妈；他笔下的阿妈，是大方的阿妈；他笔下的阿妈，不是矫揉做作的阿妈；他笔下的阿妈，

是这片绛红色的大地上，所有给孩子们丰厚给养的有血有肉的阿妈：

有人来找阿妈，  
要在青棵地上盖饭馆、建旅社，  
给丰厚的报酬，  
阿妈说：就是一座金山也不换河边的青棵地！  
援建单位的人来了，  
要租用阿妈的青棵地，  
堆放建设新玉树的木材和钢材，  
阿妈说：为了新校园、新家园我愿意！  
——她没有要一分钱。

他在玉树地震后，给送到远方的孩子，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歌《三年分离——写给儿子》。文中每一个字，都表达着一个忙于灾后重建的父亲，对儿子的愧疚和希望：

儿子，你何尝不是父母的宝贝呢？  
生命中既然有这样分离的劫难，  
那就让我们一同承受，一同面对吧！  
儿子，我要给你说的话千言万语，  
如同顺着无数山沟的河流一样，  
穿越高山峡谷，  
呼喊你的名字，  
奔流大海，  
惊涛拍岸，  
卷起千堆雪。

心中的爱啊，如空中的日月注视着你，  
护佑着你的白天黑夜。

亲人的远逝，一样都是伤痛的。当人近中年的我们，捧着父亲的骨灰，接他回家。我们能体会到的，是人世的沧桑，是时空的变幻，是岁月老去的时候，对生死轮回的那一份感悟：

父亲，这是阿尼玛卿雪山，  
藏人的圣山，  
六字箴言熠熠闪光。  
撒一把圣洁的誓言，  
圣山张开怀抱揽住归根的灵魂。  
我们歇歇再走……

读到这里，相信您就会明白，为什么藏族的传统里，有着根深蒂固的“如母众生”般的悲悯。您就会相信，哪怕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藏人，他每日的祈祷，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富有和获得，而是为了众生的安康和吉祥。

熠熠生辉的六字箴言告诉我们，作为人，作为一个温暖的个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需要看到丑陋和罪恶。但是，我们更需要看到温情和宽恕、悲悯和善良。

### 一支故乡的长歌

故乡是什么呢？

是一首离歌？是一曲守望？是脚不能到达的孤旅？是梦永远



萦绕的牵挂？

是渐去渐远的故乡的发辫还是越来越生疏的母语的字母？是逐渐凋敝、满目疮痍的大地，还是日渐苍老、风烛残年的母亲？

也许都是，也许都不是。

在这个连鸟叫都是一个声调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看到的，就是诗人守望故乡的焦灼、孤傲的灵魂；就是诗人在零度以下的雪域大地，安静地注视着母性大地的那双眼睛：

我一个人浪荡在远方，  
在满目疮痍中  
抱着你的骨骼和月光入睡，  
当受挫折的时候，  
就想起你的伟岸，  
当欢乐的时候  
想起你那不朽的神话传说，  
我哭也想起你的样子，  
醉也不忘你的名字。

——《八角城之歌》

记得著名诗人阿信，曾经这样回复我：“回得去的叫老家，回不去的才叫故乡。”那么，作为诗人，我们正在失去、或者用心恪守的故乡，又是什么样的呢？

我，一个远方的游子，  
离开故土，  
陪我的只有——